

佛法與人生

行武禪師著



佛法与人生

學術報告暨佛學講座

主講：華藏本尊 釋行武（吳澤恒）

主辦：華藏國際訓練中心台灣中心（民國83年4月3日成立）

日期：民國84 [1995] 年4月12日晚

地點：台灣彰化縣政府大禮堂

提要：

- 一、 佛性是人性 人成即佛成 任何的正直和完整的人都是佛。覺者為佛，佛是覺者，自覺、覺他和覺行圓滿。
- 二、 佛法是人間法。如果離開人間法，我們無法可求；如果心中無佛，也沒有外佛可求；如果心中有佛，你就是佛。
- 三、 佛法的真諦，也即人生的真諦，就是“心安理得”。
- 四、 以自己的人性去融合于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周圍的任何生命之間，達到了一種生命的共同體和合融體。
- 五、 當你能夠去規範你自己的行為的時候，那麼你即是佛。
- 六、 為非作歹，光頂難逃法網；存心向善，蓄發也可修真。

- 七、 當年世尊的一個尊稱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他是讓人与佛与魔都無分別，都是平等。
- 八、 我們究竟要把佛法推到一個什麼樣的路子里面去？我們是否要端正如業家業？我是否要以佛法給人類制造一種新的紛爭和爭執？我們是不是要以佛法給人們造成新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間的隔閡？
- 九、 當時，我提出：佛陀，他讓我們不執一相、不落一相，在自利的過程當中，也要忘了利他；在你要自圓滿佛果的時候，別忘了芸芸眾生在接受苦難。
- 十、 那么正信不善神通，只是針對於濫用神通而言，當你用到恰到好處的時候，用神通能夠在立即之間、在頃刻之間，可以消除世人的苦難。
- 十一、 如果只明、只修其理，而不修其法，則落于頑空。這種頑空呢，有如鸚鵡在學人話一樣。
- 十二、 如果你能夠去規範你自己的時候，如果你能夠為你周圍，為這個人群、為這個會做出你應該做的供獻的時候，那么你就是菩薩，你就是在行菩薩道。當你落形式，在追究學術，在追究文法，而不去落到實際地去廣開方便法門的時候，那么你落于頑空；當然，當你一心只求神通，而不究佛理的話，落于執相。所以這兩者是無法分離的，也就是心与身無法分離，因為你在漸修的過程當中，顯然你會頓悟，而頓悟離不開漸修。這就是我所提倡的漸修，頓悟離不開漸修，佛法離不開人間法。
- 十三、 修持路上無生死，那有什麼生与死之分。
- 十四、 除了以我本身的佛學觀念和通過我的三學禪修所獲得的一點點的本領，去回饋給眾生之外，去奉獻給眾生之外，我別無他物，我沒有什麼再奉獻給眾生的，我沒有物質、沒有金錢，沒有什麼。那如果你不讓我去這樣做，不讓我用我自己的一點所學去奉獻給眾生，那么我可以認為生不如死。
- 十五、 首先我們應該明白我們自身，認識你自性，其次你才能夠認識万事万物。
- 十六、 華藏又提倡，所有的法門、所有的信仰，它都有一個共性，它由不同的個性組成一個共同体。我們的共性，一個，就是我們追求健康、和平；共性，這就是我們共性，所以無論你是什麼人，無論你是什麼宗教，在有個性的基礎上我們獲得這種共性的統一。
- 十七、 華藏始終認為佛性是平等的，當你真正你做好一個人的時候就是佛，當你連人都

做不好的話，你就不要假惺惺地自欺欺人，在里面在念經、在拜佛，沒用的！

十八、 華藏不會提供世人進入佛門的廉價門票 你只要到華藏來你就可以消除一切業障

各位善長、各位善知識、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我們有如此的緣分和宿幸，能夠團聚一堂，我們共同來深究人生何去何從的生命方
程。那么當然，我們也以我們的优秀的文化，也就是佛學与佛法，來貫穿到我們的人生哲
理當中。

今天在此機會，我有機會來跟大家共同商討。首先呢，我想，我們要非常感謝我們這一次
的主辦單位和協辦單位，給我們提供这么一次殊胜的緣會。那么在此呢，我提議我們大家
都以熱烈的掌聲對他們表示感謝！（掌聲）

我們這次把它作為演講，在很多場合里面，佛陀他講的一句話，就是說：“世界的万事万
相無法以文字語言所表達。”那么這個演講會呢，我想還是依照我們華藏的風格，和依照
我們大家比較合融的風格，我們以一種非常輕鬆、也非常愉快地心情來探討華藏心法。

我希望能夠借此機會，依照我自己的一己所學，和通過我們彼此眾人、世人，乃至于最重要
的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善長，和共同的心愿和心念，能夠依此法會，或者依照我們共同
的愿念，能夠祝愿我們每一位親人、朋友，能夠祝愿我們每一位的家庭，同時能夠帶來我
們台灣、帶來我們兩岸，乃至于帶來全球、帶來世人，乃至于四生九有都能夠，都能夠獲
得福慧和自在。所以這是我們，也是我這一次和大家結緣的初衷。

剛才已經講過了，因為歷來是在這種場合，我一般都是即興而發，所以也可以說是不拘一
格了。那么希望我們每一位善長，都能夠以一種非常輕鬆、非常愉快的心情，我們來（探
討），當我講到華藏要義和我對於佛法的本人的一己之見的時候呢，我們能夠非常輕鬆
的，首先去接納它，其次去思考。最后，你也可以在我的演講之中，取其精辟和去其糟
粕；當你認為對你人生有起到輔助作用的話呢，那么你可以去借鑒一些；當你認為我說的
有點不妥的地方呢，那么你，在你的自性佛法之中，你可以去加以甄別，因為語言是無法
表達真實理地的。

剛才我在后台，我聽到大家對我的介紹，我受寵若惊。其實，我曾經在小時候，四歲的時
候曾經在叢林里面長大，當然也接受了這種叢林的教育。那我現在呢，站在這個台上的
我，如果依我們的住世佛法的皈依來說，我已經沒有資格說，來站在這裡講佛法。因為住
世佛法呢，是以佛為師、以法為師、以僧為師，可以說在若干年前，我是出家相。但是現
在我已經不是出家相。那么說到這點呢，就要接觸到華藏的要義、華藏的經典，因為我們
今天所講的是“華藏心法与人生”。

華藏的緣起呢，因為我剛剛跟大家所介紹，就是說，我在很小的時間，就是說在三、四歲的時候到了山里面去，那麼我在山里面有生活過十七八年。那麼對一個從小在叢林里面生長了十七八年，最後要回到這個俗世之中，我想，這種心情大家很難體會到。所以鑒于很多的原因，也就是說，隨着于我們世間的萬千因緣，我不得不隨時地轉換我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呢，我承師命下山。那麼下山了以後，當然我在禪門里面我所學的一些這個三學的教義，和這個在以戒定慧當中所證得的某些“副產品”，也就是說，自己的本身的能量釋放以後，能夠獲得一些，能夠為大眾十分真實地排憂解難的種種方法，所以我利用這些方法和佛教和佛學的這種人生哲理，去應用在我們現實社會之中，那么就包括了從現代科技發展到現在的社會系統管理，乃至于現代的醫學、農學，尤其是生命學和生命科學。

那麼通過我在這多方面的綜合以後呢，我把它系統的，因為我剛剛出來時，我接觸的不僅僅是佛學，佛學與佛教是兩個概念。那麼我當然在山里面我學的東西，首先依照禪門，我認為禪門的要點和佛學的要點，大家應該比我還清楚了。當然我在山里面的時候，我並不了解這個社會對佛教的認識程度，那麼當時我始終認為：佛性即是人性。

何謂的“佛性是人性”呢？就華藏的要點而言，因為佛法，我們作為娑婆世界的眾生，就是說你作為一個人，你所接觸的佛法，你所生活的空間是三維空間，是物質世界，是人類社會，那麼以禪門的要點是“人成即佛成”。所以剛才這點，它從廣義上的角度來說，任何的正直和完整的人都是佛。而佛，他並不是說，是某一個教派的專利和專有稱謂。因為以梵文的角度來說：佛，他是覺者。所謂覺者，就是說：自覺、覺他和覺行圓滿。那麼無論是任何的教派，無論不同層次的人、不同性別、不同風俗習慣和不同信仰，當他們能夠呢，依照他的這個自己固有的方法，能夠去通達人生真諦，能夠去最大地發揮自己的潛能的時候，那麼當他能夠完善自己人格的時候，那麼他就是智者，也就是覺者。所以覺者為佛，佛是覺者。那麼基于這點，當我十九歲的時候，我提出了這個觀點，就是說：佛法是人間法。如果離開人間法，我們無法可求；如果心中無佛，也沒有外佛可求；如果心中有佛，那麼你就是佛。

那麼從廣義上來說，當時我們華藏要義的主張是，追溯到我們佛學與佛教的發展歷史，當時我們，也包括我自身在內，我認為呢，我走過了十几年的彎路，那麼也許，我們現在的人間佛法，也可能走了多多少少有些彎路，當然這只是我一己之見。為什麼要這樣講呢？大家應該明白，世尊當年在菩提樹下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時候，他說的第一句話是：“眾生皆具佛性。”那麼由於當時的這種社會狀況，它沒有一種人生哲理，和沒有一種統一的人生指南，去規範每一個人的行為舉止。而當時處于一種，就是說，前工業社會的時候，處于一種階級非常分明的人類社會。這種階級分明，它不僅僅表現在物質生活上，甚至它表現在人與人之間，在不同的生活空間和不同的生活領域里面非常的明顯，所以有至高無上者，也有低微的奴隸。在這種情況下呢，世尊他提倡佛我平等，那麼他倡導了不二法門。在倡導不二法門的時候，他廣開了，最後他廣開八萬四千法門，他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風俗習慣，施以不同的教化，那麼使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得佛法的真諦，也即人生的真諦。所謂人生真諦是什麼呢？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心安理得”。

所以，他們在修證的過程當中，或者修行的過程當中，以他自己的人性去融合于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周圍的任何生命之間，達到了一種生命的共同體和合融體。在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稱爲，是修行的另外一個含義是：“修正自己的行爲。”那麼當時，世尊他講的一句話是：“佛我平等和佛性平等。”那麼從廣義上來說，無論你現在，就是說，無論你現在叫我吳澤恒、叫我釋行武、叫我王八蛋、叫我混蛋，我就是我。那麼無論你是道教、是佛教、是儒教、是天主教，哪怕你不信教，當你能夠去規範你自己的行爲的時候，那麼你即是佛。

所以記得當年離開山，我下山的時候我寫過一首謁語，就是說：“爲非作歹，光頂難逃法網；存心向善，蓄發也可修真。”那麼當時我考慮了這個問題了以後，那麼我們回到了我們現在，剛剛所講的這個話題了。爲什麼我們在走了一段的彎路以後呢，你看我們現在比比皆是的。首先，人与人之间，也就是說，教與教之間，道教與佛教之間，那麼現在的現實是什麼呢？道教在排擠佛教，佛教在攻擊道教。那麼再說，自從這個達摩祖師到了我們中國以後，他說了一花開五葉以後，分成了五大宗系。現在是淨土在毀謗其他宗系，其他宗系又再毀謗其他的宗系；而不僅僅如此，在一個寺院叢林里面，這位法師的徒弟在毀謗另外一位法師，而另外一位法師的徒弟也在毀謗另外一位法師。所以，言下之意，每個人都是邪魔外道，唯有他自己是佛。

當然，如果是作爲佛教來說，因爲當年世尊的一個尊稱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他是讓人与佛與魔都無分別，都是平等。那麼最後我們發展到今天，我們究竟把這條路引到什麼地方去？那麼佛法怎麼樣去作爲人性的規範和典範？它怎麼能夠去容納眾生？它如果連不同聲音和不同信仰的人都無法容納的時候，那麼它怎麼樣去普度眾生？也就是說，很現實的話來講，當我們連自己都無法普度的時候，你怎麼去普度眾生？不能自度，何能度人？顯然現在這種現象比比皆是，也許是我說錯了，那麼是我在造口業。而據我所知，從我下山的時候到現在，有人把我罵得狗血噴頭，當然也有人把我捧上三十九天，也有人把我打下十八層地獄，都有。而我現在呢，我想講一句話，就是無論我們在座的，你是哪一宗、哪一系，你是男人、是女人，當然，我們作爲一個人，首先你要具有正直的人生觀，尤其是佛教徒，更應該尊重真理和追求真理。那麼也就是說，當你已經知道自己有缺陷和錯誤的時候，應該堅決地去有意糾正它，你先去善于接納你自己，然後才能接納別人。當然我覺得這個觀點可能是九牛一毛，在座的，我相信大家已經斷斷續續，已經看到了許多。那麼有人把我罵得狗血噴頭是什麼呢？有人罵我是假和尚啊、非僧非道啊，什麼這個魔道啊，什麼借用佛法欺世盜名啊，就是給我送了很多很多的所謂的這些稱謂，當然我也很樂意地把它接受下來。

爲什麼說要把它接受下來呢？因爲這說明，無論在他的心目之中，在他的分別心之中，無論他怎麼看、他怎麼想，我們都要求每一個人以平等、清淨和慈悲心去面對這個社會，去規範這個社會。那麼顯然，在這個基礎上，華藏走過一條非常艱難的路，吳澤恒也走過一條艱難的路。我甚至在一段時間，我不敢說我的法號是行武，不敢，因爲出家人、出家眾看不起我，而我也曾經是出家相。那麼如果這樣的話，就是說當你在修持，你以戒定慧達到了究竟涅槃的時候，你成了佛陀、或者成了菩薩以後，你是不是佛陀、菩薩就看不起出

家人呢？那出家人就看不起俗家居士？俗家居士就看不起教外的人？然后再發展來，男人看不起女人、有錢的看不起窮人。

那么我認爲，就這樣的發展趨勢，我當時在問自己，就是說，少林寺作爲禪宗祖庭，我們究竟要把佛法推到一個什麼樣的路子里面去？我們是否要端正如業家業？我們是否要以佛法給人類制造一種新的紛爭和爭執？我們是不是要以佛法給人們造成新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間的隔閡？當然我很痛心，我也在自責，因爲我當時也時不時地會認爲，我在嵩山少林寺，禪宗祖庭，我認爲我高人一等，對其他叢林的看不起。當時我猛回頭，我再猛地一想，我曾經跟我們的首座僧講過一句話，當時我十九歲，也就是我因爲講過這句話以后呢，我被逐出少林寺，一年不能回去。當時是這個首座僧，他在法會里面，他在講法，而我在打瞌睡，當然我在打瞌睡是假的了。因爲當時是四方叢林，等于說四方長老都在听他的這個法會。那他下來以后就用戒板打我，要打醒我，其實我並沒有打瞌睡。然后我跟他說：“我正在想一個問題。” 這位大德他就說：“行武，你說吧，你在想什麼問題呢？”

我說：“我在想啊，我四歲到了叢林里面，我如果，我在娑婆世界住世如果八十年的話，那我這八十年都在叢林里念經、打坐、修禪，最后能否成佛呢？”他說：“絕對成佛。”我說：“不！我認爲我是應該下地獄的。”

當時很多人很驚訝。那我當時我就跟他說，我說：“我無論我的，以因果來說，無論我的前生的慧命多好，而在我這一世，我從小在叢林里面，我吃的是眾生供養，住的是眾生供養，而我是用眾生供養自去自圓佛果而無以回報，和無以布施給眾生，這樣呢，我比一個俗人還不如，就是寄生蟲。那么我是一個披着佛門外衣的強盜，或者是借用世尊的名號來欺騙眾生供養，這樣的話，我是有罪的，我應該下地獄！”

當時我講完以后呢，他們很憤慨。然后，我當時，我提出：佛陀，他讓我們不執一相、不落一相，在自利的過程當中，也要別忘了利他；在你要自圓滿佛果的時候，別忘了芸芸眾生在受苦受難。那我們怎麼樣去回報給眾生呢？作爲一個佛門弟子，你除了走下山去，用這個三學、善知識去導勸世人之外，那么你還可以在功與德的運行之中，在三學信愿行之中，你可以獲得的無量的智慧，這種無量智慧也即是我們與生俱有的人生、人体的最大潛能，也可以說是神通，去真真正正地去讓眾生脫離他的種種劫難。尤其是病痛啊、事業上啊，其他各方面，乃至于最終去扭轉一場人与人之間的紛爭。那么社會與社會之間不同層次的紛爭，你都可以去這樣做。這樣的話，你才可以說回報眾生。那么如果你去廣行方便法門，去融合到眾生當中，這樣是有違佛規的話，那么我宁愿下地獄，我不愿成佛！

當然在這個情況下呢，我的下場剛才已經講了，可想而知。當我十九歲的時候，我被逐出寺院，所以我當時是一步一步地走了五十四天半，走回我的老家，我的老家是汕頭。

在這過程當中，通過一年以后，可能由于我的一些觀念引起了比較大的紛爭，或者比較大的爭議，但畢竟能夠獲得我們的主持、獲得方丈首肯，獲得諸山長老的首肯，那么一年以后呢，我又回到了叢林去。當我回到叢林去的時候呢，由于某些原因，我提倡走人間法，我就用我在寺院里面，或者我在修持、禪定的過程中我獲得的一些“副產品”，也就是說一些小小的技能，我在搞一次試驗，現代醫學上的這種科研項目。當然我們這種試驗，就

是應用我們在佛法修持之中獲得的這種超常的、超自然現象，也就是說超常的功能。我所獲得的科研成果，是現代的科學家暫時無法接受解釋，並且突破了他們這種主客二元的界限。在這個時候呢，我逐漸地進入了社會。當然，我皈依本師也下了法旨，讓我回到俗間來。

回來以後，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剛才所說的這些，眾生對我的贊和貶不同，尤其是在佛學、佛教界也對我有許多爭議。因為剛才說到這一點，就是我出來的第一個原因，是我自身在叢林里面所證得的、所修證的，就是說在漸修的過程當中，釋放出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我用這個能力去為社會做出一些正面、有利、有益于人類發展的一些，以現代的話來說，一些科研發展的項目的時候，那麼當然我也在勸導更多的人，來從事這種有意義的事業。那麼由於，可能是一發不可收拾吧，在四年多達到了一千多萬人。

那這個時候呢，當然，因為我不得不承認我是佛門弟子，那麼用佛門弟子的話，他其實有一個普遍的行為，就是說“正信不善神通”。就是說，你，一個正統的佛門弟子，就不應該講神通，甚至不應該擁有神通，也就是說超常自然現象和超常功能，當你想神通和擁有神通的時候，你就是魔道。所以，現在用這種方法來向我興師問罪的很多很多。也許是我錯了，當然，在我還沒有意識到我錯之前，我還是這麼認為。如果說有神通就是魔的話，那麼世尊、佛陀他具足一切神通，他的十大弟子、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個個有神通，他們正是以他們的這種超常的神通去廣度眾生。那麼，他們是佛呢，還是什麼呢？那麼正信不善神通，只是針對濫用神通而言，當你用到恰到好處的時候，用神通你能夠在立即之間、在頃刻之間，可以消除世人的苦難。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當一個人出現身心有任何疾痛的時候，那麼他不愿意行善積德，他認為這都是假，這是迷信，那麼你就快點用“迷信”的方法讓他一下子好起來了，可能他，從此他的觀念會對他的人生觀有所改變；再有，一個現實的比喻，當我們在大街馬路看到一、兩個凶徒拿着刀槍在追殺一幫人、圖財害命的時候，你這個時候呢，你如果擁有一些超常的本領，你不僅僅你可以解救這幫被追殺的人，而且呢，你也可以以小小的懲罰去度化這幫凶徒。這個時候，懲惡既是揚善。因為這樣的話，你會心有余悸。再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當你看到一個小孩掉到海里的時候，你不會游泳，你怎麼樣去救他？

所以我始終認為，如果只明、只修其理，而不修其法，則落于頑空。這種頑空呢，有如鸚鵡在學人話一樣。當一個普普通通的一個人，只要他受過五年以上的這種文學教育，他可以飽讀經書以後，他可以廣說佛法，但不見得他已經悟到真實理地。而反過來說，他說，這些擁有某些超常，或者擁有一些所謂的神通既是魔道，不知佛法是否公平？而社會也是否公平？還有，當一個佛門弟子，只要他標明他是佛門弟子，那麼無論他是從任何形式上，當然，我說的是個別，我也見過很多，甚至在我這邊，我也規範過很多的這樣的人，就不要說是出家人，就是對一個居士來說，他可以享有種種所謂的特權，而他偏偏就看不起真正在為人類、為社會在做出正面供獻的一個俗人，他就好象高人一等。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認為沒有必要。所以華藏所提倡，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去規範你自己的時候，如果你能夠為你周圍，為這個人群、為這個社會做出你應該做的供獻的時候，那麼你就是菩薩，你就是在行菩薩道。當你落于形式，在追究學術，在追究文

法，而不去落到實際地去廣開方便法門的時候，那麼你落于頑空；當然，當你一心只求神通，而不究佛理的話，落于執相。所以這兩者是無法分離的，也就是心與身無法分離，因為你在漸修的過程當中，顯然你會頓悟，而頓悟離不開漸修。當你達到了這種果位的時候，那麼你自然，你擁有了這種俱足的智慧，這些只是副產品。所以就象說，我現在，我告訴你，你明天將會有發生什麼事，那你可能會半信半疑，因為明天很快你就會驗證到；如果說你十年以後你會發生什麼事，你就不會相信。而我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讓你自己你去看到，讓你自己去吃到葡萄，你才會知道它的味道是什麼樣。這就是我所提倡的漸修，頓悟離不開漸修，佛法離不開人間法。

所以在此基礎上呢，很多他是以已知來否定未知的，當然也有一些，很多，不能說一些，有很多諸山長老和大德，他在勸我，很善意地，甚至有一些大德他會流着眼淚來勸我。這時候呢，使我很感激，也使我很悲痛。感激，所謂感激，就是說，他們在勸我：“還是順應這種潮流，不會把自己作為矛盾的焦點，不要讓眾人來攻擊你，可能會出師未捷身先死。”我當時跟他說：當我在山上這十七年的時間，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修持路上無生死，那有什麼生與死之分！那我如果，我切確實實，我用我自己的一己之學，我去為大眾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該我會得到苦報、惡報的時候，那麼說明我的業障太重；那麼當，如果我所謂的不順應潮流，去以神通、顯神通去爭取做一些為大眾排憂解難，乃至解決現在的社會與社會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一些紛爭、分歧，和化解一些爭執的時候，我會得到惡報，那麼我心甘情願。

因為我從山里面出來以後，我除了以我本身的佛學觀念和通過我的三學禪修所獲得的一點點的本領，去回饋給眾生之外，去奉獻給眾生之外，我別無他物，我沒有什麼再奉獻給眾生的，我沒有物質、沒有金錢，沒有什麼。那如果你不讓我去這樣做，不讓我用我自己的一點所學去奉獻給眾生，那麼我可以認為生不如死。所謂生不如死，就是說，起碼我在這個社會里面，是一個寄生蟲。所以我始終，我不願披着如來的袈裟，依仗我佛的名號去索取眾生的供養。

那麼這些大德听完以後，他們也就很大程度地理解我的這種思想和我的這種說法。那麼說到這裡，我們的話又回過頭來了，華藏門下，我們現在呢，很多很多的人，在共同地在尋求二十一世紀以後，如果以佛法的角度來說，在末法時代，在尋求一種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國與國之間平息干戈，那麼生命與生命之間呢，同盟相處的一種模式；當然，也在尋找一種調整自己身心平衡的一種模式。那麼這些人呢，來自於不同國家、來自於不同的信仰、來自於不同的職業。華藏認為佛性無分別，在座的每一位都跟我一樣，我們只不過是在不同的位置在發揮不同的能量，沒有誰比誰高，也沒有誰比誰低。當你一個人，你離開社會的時候，你就無法生存。所以華藏始終強調，無論你是道、是儒，無論你是哪一個分宗、哪一個分派，無論你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我們都要先做好一個人，而做好一個人，就是所謂的不二法門，就是規範你的行為和思想。你應該明白，作為一個人，應該用什麼樣的生活態度和工作方法去為人處事，那麼，他的方法就是讓你首先你去明白人生真諦。所謂人生真諦，也就是說佛法和佛學，或者任何的宗教，它都是導人為善的。

那么你是道教，道教它當然也是導人爲善，不能因道教之中有一兩個害群之馬，你就否定道教；佛教也是導人爲善，當然佛教也有不肖子孫；那么天主教，其他任何教派，只要你是導人爲善的，那么你就應該依照你的方法，去好好去規範你自己，去積極地去面對這個人生。其次呢，華藏它讓每一個人能夠去真正認識自身的价值，它是用一种符合于我們人与自然之間的信息能量溝通的一种特有的方法，讓人是明心，因爲明心方能見性。

所謂明心，讓你通過种种的方法，當然，你就是以戒定慧之中的某些特有的方法，讓你自己去明白你自身的生命節律。這種生命節律即是，你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你未來之時又是什么？也就是讓你最大限度地認識你自己。當你自己無法認識你自己的時候，你談不上認識別人，所以我們不要自欺欺人。我們應該認識自己，首先你應該明白你自己應該怎麼樣地生活才是你最佳的生活方式，你應該生活在一种什麼樣的空間。再簡單來說，你應該明白你自己的生命的規律是什麼，就是說生物鍾。每一個人的生物鍾不一樣，你應該明白你的生物鍾是什麼，你是屬於哪一個類型的，你應該從事什麼樣的職業，應該住在什麼樣的方向；然後，你就應該明白，在你的人生過程當中，你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如何去糾正、如何去扭轉、如何去面對。當你明白你自己的時候，你才能去了解吳澤恒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個事情是好是壞，那才是真實理地。如此不然，你連自己都不認識，就憑我們自己在社會點點滴滴所學的一些社會知識、文化知識，用我們的邏輯推理去評判某一件事情的是與非，那么顯然不完全正確；甚至，人類的發展歷史我們都已經看到，尤其國家與國家之間，就拿我們中國來說，它走了幾十年、幾百年，回過頭來，哦，把以前的歷史否定掉，我們以前錯了，現在從頭開始，再來。那么從頭開始以後，走過若干個時間以後，又發現又走錯了，又否定我們以前所走的路。那現在想起來，我們說，在自欺欺人。當然，我們應該明白這些道理，然後我們應該這麼去做。首先我們應該明白我們自身，認識你自性，其次你才能夠認識萬事萬物。

那我始終認爲，真正的任何教義、任何教派，它是一種廣義上的醫學。所謂醫學呢，它是醫治人們的心、身健康。那么無論你信仰任何宗教，無論你生活在任何的體制里面和任何的社會系統里面，都是無分別的，都無分別，就有如簡單到，我現在到北方去我要穿多一點衣服，我到南方來我穿少一點衣服，我同樣是我。就是說，一個披麻帶孝的我和一個錦衣羅緞的我沒有任何的分別，都是我，一樣的。所以在這一點呢，華藏又提倡，所有的法門、所有的信仰，它都有一個共性，它由不同的個性組成一個共同體。那么就象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善長，我們不同的個性，就是說，我們有不同的習氣，我們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工作崗位、生活方式，有不同的經濟基礎和家庭組成，但是我們的共性，一個，就是我們追求健康、和平；共性，這就是我們的共性，所以無論你是一個人，無論你是一個人，無論你是一個人，在有個性的基礎上我們獲得了這種共性的統一。那么，如果能夠這樣的話，人與人之間將不分彼此，那么當然，教派與教派之間也不會紛爭，不會言下之意就是天下就是唯我獨尊，“什麼人都不如我。”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所以我講了這一些，我只不過，我愿意和大家這麼來做，並且，這是我一己之見，我認爲佛法應該這樣發展。如果，當然我可能是打誑語，或者是有口業，當然我也愿意，最后我愿意承受這種惡果。如果我們這個社會，如果整個人類每一個人都能夠規範自身的時候，

那我們就不需要，以佛法來說，我們就不需要出家眾，我們就不需要去深山老林里面去，因為人人是佛。

佛法的真正體現是人、佛平等，是人性、佛性，它不是要求每一個人都去出家，去當比丘和比丘尼，它提倡呢，創造、開辟人類的淨土和促進世界和平。它並不是提倡讓世界毀滅掉，讓人類中斷，讓人類滅亡。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它應該，它去號召全人類都去出家，唯有出家是信奉佛法，是真正的佛教徒，是正統的佛法，那么，可能我們最長在一個世紀之內，我們的人類、娑婆世界也就沒了；那么如果還有的話，那就奇怪啦，就有很多我們可以想像出來的事情。那么我們始終，華藏始終認為佛性是平等的，當你真正你做好一個人的時候就是佛，當你連人都做不好的話，你就不要假惺惺地自欺欺人，在里面在念經、在拜佛，沒用的！

那么以華藏的角度，華藏不會提供世人進入佛門的廉價門票，不會。這就有如你欠錢必須還債一樣，因為一個人，每一個人所做的事情，他必須要負責的。所謂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只不過是你已經開始種下善根而已，不可能你為非作歹了五十年，然后你一天拜佛，你就可以全盤抵消，那不會的。所以，以華藏要義來說，它不會提供這種廉價門票，它最多，就是說，你在欠債所必須還錢時，它最多是讓你，你在跟人家借高利貸，它最多呢，去幫你跟對方講一講，少要一點利息，讓你不要付太多利息而已，而債你還是要還的，不能不還。所以華藏不會提供，你只要到華藏來你就可以消除一切業障，不可能。你只能，你在華藏之中，你在佛法之中，你好好地規范你自己，以忍辱、精進和布施，去抵消你的種種業障，然后惡盡，善自然也就呈現出來。所以，那么它是要求你閉着眼睛修持的時候，是為了解開眼睛去做人。而不是要求你拋家離舍，然后離妻別子，到一個地方去閉關，到最后，你在里面死掉了，他說，美其名說你已經圓寂了、成佛了。我沒看到，不知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么話說了這么多了，也就是說，綜歸一點就是說，因為我從不掩蓋我自己的這種思想，當然，華藏也不會去隱藏自己的觀念，那我說的是對還是錯，是善還是惡，我只能這么講，也只能讓大眾、讓世人去衡量和去考量。所以我們提倡，每一個事情，不要分你我，不要分佛與道，不要分出家眾和在家居士，不要分佛教徒和天主教徒，不要這么分，不要以宗教，人為地用宗教的形式和宗教的這個詞語，這種墨守成規的觀念，又制造出另外一種新的、與人之間的矛盾和隔閡，這是業障，是罪孽深重。當然，我也歡迎人們不斷地在罵我，也不斷在罵華藏，當然我初衷未改，我還是這么做。所以，我會在我有生之年，我會一往如故地這么做。那就是以我的學識、以我的本領，去為更多的人服務，去換回眾生對我的供養，給我飯吃、給我衣服穿、給我地方住，那我不會作為社會的寄生蟲。相信大家也不會。

話說回來了，剛才比較粗淺地講到了華藏的這個要義。那么在此同時呢，我們又回到了佛法是人間法。那自從我出來以後，我走過了二十幾個國家，那華藏也遍布了二十幾個國家。那么我接觸的很多，就是說上到國家元首、國家總統，下到平民老百姓，當然我也會讓他們，就是說他們在執行我關於國家政策啦、關於社會體制、法律體制，乃至於民族前途，他們有時候會，他們如果是信得過我，或者是看得起我，他會讓我給他們提供這方面

的信息，或者我的想法。當然，我也樂意這麼去做。而這個時候呢，新的問題又來啦，人們就把我想像成有個人的什麼野心。比如說，這個人，你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就不應該關心社會，你不應該關心政治。我認為這是屁話。因為你要開辟人間淨土，我們要生活在一個很好的社會環境之中，那我們應不應該去關心我們現在的社會體制？應不應該關心？我們應該關心。而這種關心，我們不是說去挑起新的爭鬥和新的爭端，不是；我們不會去製造戰爭、製造掠奪、製造欺壓，不會；我們只是去給社會的某個人、去給世人、去給一個公家机构、去給一個組織團體，乃至去給一個國家，提供我們對他們有進一步參考價值的資料，和我們的這種看法和信息而已，這並不代表我們在做什么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我可以這麼說，我在大陸的時候，我經常地接受大陸當局對於政策上的諮詢，我也經常樂意給他們提供這些；那我在到新加坡、到了香港，乃至到了英國、到美國，我都在盡力地促進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安詳和和平。其次，我為什麼到台灣？我是不是已經超脫了？不，我並不超脫，因為我是俗人，我就要做俗事。那麼俗人，我還有我執，真的，我有我執的時候。那我的我執是什麼呢？誰都不願意看到自己的親人、朋友有什麼樣的苦難，誰都不願意這麼看，誰都不願意看到，那我當然，我也是一個人，在我沒有涅槃之前，我有血、有肉、也有感情。

所以我記得，我一次來到台灣，從中正機場一下飛機的時候，我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了。可能，我這麼講，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但我始終認為，在這塊地方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親人，所以我更不願意看到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問題出現，我也不願意看到台灣和大陸會出現什麼樣的不好的結果和下場。那麼顯然，我到了台灣以後，我也在勸導一些人，乃至勸導我的學生應該怎麼樣做，怎麼樣對待這種，怎麼樣面對社會，怎麼樣面對人生，怎麼樣面對兩岸。當然，也有不少人向我提出，兩岸的未來發展會是什麼樣？台灣的發展會是什麼樣？這時候，有時候，當然敏感的問題一般我不會講，我有時候我也會給他們提供一些比較正面的、有積極性的、有推動性的，也可以說把百分之八十的立場站在我們周圍，去設想一些要怎麼樣合融的事情。那這個時候呢，我不僅僅我在大陸受到了有人的很多看法，那到台灣，在大陸那邊呢，有人他認為我是在為台灣在跟大陸搞什麼爭鬥、對抗；那到台灣來，有人認為我是在為大陸跟台灣搞統戰，來送給我這麼很多的帽子。當然我除了無奈之外，我還是會這麼去做。我當時，我在很多人面前這麼講過，世人都可以拭目以待吳澤恆所做的事情，那麼如果我的所作所為，最後會讓、會使我的下場怎麼樣，我認為我沒有任何遺憾的地方。所以華藏在其他的地區很興旺，得到了不同層次的人的接受和接納，而正因為我作為一個炎黃子孫，我關心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我關心着中國的未來發展；或者，我關心、我希望大陸能夠興旺、發達，我希望台灣能夠安詳、更加強大。如果我這樣做是錯，那麼我也願意這麼錯下去。（鼓掌）

所以剛才所說的種種呢，可以說由於這種思想體系的形成之下有了華藏。那麼華藏從本意上來說，我出身是佛門，我是佛教弟子，那麼華藏現在的很多分支系統，因為華藏它是在倡導生命科學，那麼它包容了現代科學的某些精華，同樣，它也吸收了很多道家、儒家的思想，乃至於方法，同時，它也接受和接納了某些組織系統和社會系統的有效管理方法，來建設華藏、來倡導華藏、來推廣華藏。那麼可以這麼說，華藏的立足點是佛教，但是它不以佛教，不以教與教之間來分別，它不以人與人之間來分別，它是一個全方位開放型的一個大系統，它願意接受所有的人的教導、批評、幫助和支持，它也願意和不同信仰

的人，和所有的世人共同地去建設我們這個美好的人生。那么在此之下呢，我們的所作所爲，也就是說，爲了能夠使這種事業能夠最大限度發展，或者更快地發展，華藏也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愛護、支持與幫助。

而華藏宗旨，是它愿意舍棄，當它在必要的時候它愿意舍棄一切，去換來世道的升平。它愿意去暫時地去犯天下之大不韙，召來眾人的辱罵，它也愿意去召來，尤其是對於我來說，愿意召來佛教界的排擠、誤解和辱罵。當如果說，如果需要吳澤恒不在這個人世，在這個人世間消失掉，我們宗教與宗教之間、人與人之間能夠達到合融、平等的時候，我想，我會在所不惜。這也就是我的最高目的和最終的志願！

所以很簡單地講了這麼多華藏的要義和精要，就這麼回事了。那么現在呢，因爲一般我在演講的時候都是臨場發揮的，胡說八道，所以可能沒有太多的系統化，只能讓大家抽象地了解一下。那么在此之下呢，我也認爲我應該帶給大家一個禮物，因爲呢，我們在座的犧牲這麼多時間，來听我在這邊說。那么我要回報給大家什么呢？我唯一的、能夠奉獻給大家的，就是說使大家能夠身體健康。

那么接下來呢，我想呢，需要我們每一位都配合一下，這種配合不僅僅，因爲在這七、八年來，我們在通過很多的試驗之中是行之有效的，不僅僅是對你自身的身心，乃至於對你家人的身心，多多少少可能會起到一點幫助，那最起碼，能夠起到一點心理安慰，那么所以呢，我愿意這麼做。當然我做完以後呢，我現在我發現在我們的台上擺了很多的礦泉水，那我們這個台灣華藏中心，它說希望呢，把這些礦泉水呢，我們現在已經不回避所謂的超能力了，通過我的特有的方法，能夠贈送給大家，贈送給每一位，讓大家回去呢，能夠從自身的身體健康和親人、朋友當中能夠有所作用。

那么剛才的雜亂無章的這些話，已經告一段落啦，因爲我們時間呢，是非常之有限。那么對於華藏，它的詳盡的要義、它的系統，那就需要我們不斷地（探討），首先，我很樂意跟大家交朋友，當然是平等的朋友啊，平平等等的的朋友；當你，如果你不嫌棄我，或者不看低我的時候，我們可以繼續地在不同的時間、不同地點，我們再共同地來探討華藏的精要、華藏的要義和要點是什麼。不過，當你接受華藏的時候，那么華藏確實，它要求你不僅僅要獲得善知識，而且要你擁有本來你應該擁有的潛在能力，去爲更多的人服務。所以華藏提倡每一個和華藏結緣的人，他都能夠去自利利他，去用特有的方法和手段，切確實實地能夠去幫助你周圍的人。那么在這一點呢，如果我們還有緣份，我們還會再見面；還有緣份的話呢，我們還可以在不同的場合之中，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教育；同樣，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的毫無保留地奉獻給每一個人。

好啦，那么接下來呢，我想呢，給大家一個良好的信息，這種信息就希望大家能夠配合嘍。可能你，無論你，因爲我發現我們在座的有，身體上有問題的也是不少了；那么當然也有一些，在我們的這個有一、二、三個在座的，想來看看吳澤恒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啦，什麼樣的思想都有啦。不過，我現在我已經發現我們這個氣氛很好，在這種很好的情況下呢，我得給大家一個良好的意念，那么就希望大家配合，如何配合呢？請腰背不要靠在橙

子上，坐直，坐直。然后，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況且你試一下，如果能夠對你有幫助，那是你的福報。

好，那么現在有兩點需要注意的：如果你想你要調整你自己的身体的疾病的時候，你只想你自己；當你如果你想幫你的親友調整的時候，你可以想他的形象。所以，兩眼自然垂閉就行了。想你自己就是說，不要太過于復雜，就是，你給自己的意念，就是說，你現在有什么疾病，希望他健康就行了。

好，現在我們開始。（佛樂聲起）眼睛要閉上啊。（師加持）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給自己一個非常好的願望啊，你希望你自己怎麼樣，你希望你的親人、朋友獲得健康。

好啦，現在我們可以睜開眼睛了。那么再接下來呢，因為我剛才所講的，還有這些什麼礦泉水之類的，我會用我的方法調整一下，就是說把它的分子結構改變掉。不過，是否大家呢，可能我在進行這些信息的調整的時候，你們可能，當你，只要你愿意，你愿意看着我，或者愿意看到在我身邊、周圍有發生什么事情，當你看到的異常的情況的時候，你可以有所愿心，就是說你可以發一個愿心，就是許一個、發一個愿。什麼愿心呢？我們等一會兒，我們會請我們在台上的這幾位先生，把那些東西搬到台上，搬到中央。那么我呢，我在開始在進行，用我的方法在加持這些礦泉水的時候呢，你們如果已經看到在我的身體，或者在我的身體周圍有什麼異常變化，你這個時候，我又重復一遍啦，你可以發一個愿。這個愿就是說，你現在你必須解決一件什麼樣的事情，在你心裡面你挂念一件什麼樣的事情，你希望獲得圓滿的事情，你可以想一想。可能對你會有幫助，也會有結果的。

那么下來，不過再做的事情，再這一道工作，就需要，爲了讓大家能夠看得更清楚，等一下就需考慮把燈閉掉了。那么現在呢，我們就先請我們在台上的幾位先生把礦泉水搬到台面的中間，或者輕輕地讓幾位听眾起來幫幫忙，同時我們保持這種場面秩序的安靜。（工作人員搬礦泉水；佛樂聲起）

我們現在可以把所有的燈全部關閉。

（師祈愿：）在座的每一位善長、善知識，在此，我以我的愿力，以我的修爲，我在祈禱，讓我們每一位善長身心康泰；同時，讓我們一起，我們且愿我們台灣人民世代安詳，我們也祝愿我們的民族永結同盟，以我們的平等、清淨、慈悲之心，以我們的大無畏施，我們共同地祝愿世界和平，我們祝愿人類永昌。我愿以我終生之淨心，尤以竭盡我終生之能量，爲我們的人類，也爲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善長，帶給你們、帶給所有的人身心康泰、福澤永年。華藏愿意以自身的一切奉獻給所有的人，愿所有的人長享安詳、永結同盟、遠離紛爭、身心康泰。在此時此地，您如果有善心善念，你會發現在此台上有佛光普照，那么，你可以以正念、正心發一個愿心和愿力。且愿我的一點靈光，帶給諸位善長常享安康。

請我們在台上的護法，以“法輪常轉”帶給我們在場的每一位善長福澤安寧。在這個宿生的機緣，我們有如此的緣份共聚一室，且愿我們的善緣綿綿不絕，愿我們所有的業障從此漸消，愿我們從此充滿法喜，脫離諸多惡障，獲得身心自在。

最后，我再一次地感謝諸位能夠撥出這么多的時間，來跟我共處一室。且愿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能夠繼續地為在座的每一位善眾，做一點點有益于你的身心和人生的事。謝謝！阿彌陀佛！

好，現在呢，我們今天暫且到這里，謝謝！

（開燈；鼓掌；諸眾向師獻花）

（听眾領取礦泉水和花苗。）

佛法與人生

自覺 覺他 覺行圓滿

行武禪師佛學講座

華藏國際訓練中心臺灣中心

